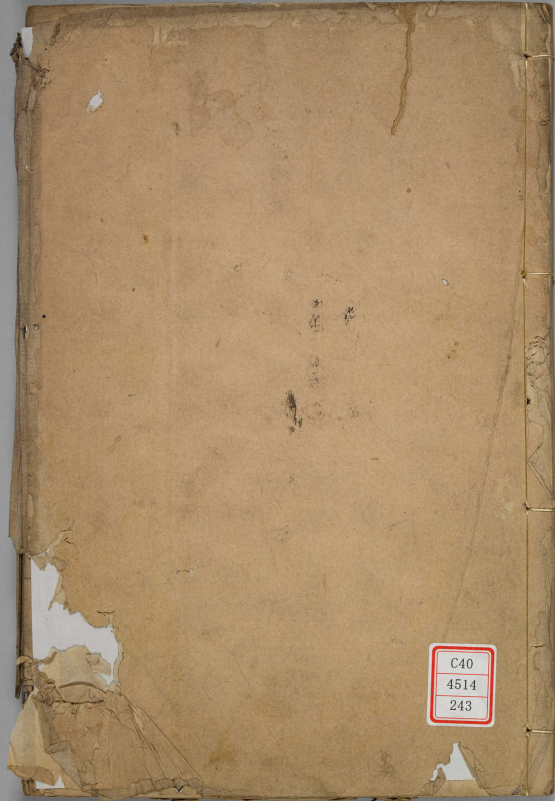




C40
4514
243

C40-4541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安塔院度府中承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鍾津文集卷第十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書啓狀

與關彥長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祕校前辱彥長關侯得
潛子輔敎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
廼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
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爲益言之
夫大公之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
不以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
忘子合

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綸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奈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

人之爲心而與已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况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旣出而縉紳先生之徒弟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薦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爲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

勉之哉不宜某謹白

荅如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如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美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爲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爲善旣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別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爲可語引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豁以盡乎心盖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悵快頗不自

得及觀祕校送瑩上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爲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訥訥以相詆訶此非踈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况又辱書惟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廣祕書之志况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入慈心潔

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平國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爲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爲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樂取於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况復妄斥善道沮人爲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爲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爲國家

爲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爲之政爲之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爲荅以謝厚意不宣
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朔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

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
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
爲已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
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
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
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
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
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
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
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

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
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
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
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
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
爲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日
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
編不宣某謹白

與章潘二祕書書

具位某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雖欲爲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所以爲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修

迨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爲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爲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閱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脩之其爲誠不欺於天地不作於神明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

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恐汙盛集幸爲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貺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翫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醕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

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惟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眞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沈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妬且謗亦其幸矣况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弃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侔儻過於人百千輩

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淪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爲德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詞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覲不宜其謹白

與周感之員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于感之員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旣與天休公

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感之等閒語耳旣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爲之驚恠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爲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爲故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

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爲子孫計邪况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偪奢儉失所故爲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爲富貴之資爲此說者盖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修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援追古之聖賢爲法惡得與俗浮沉此吾爲感之之

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爲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爲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某心素竒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埃相見更論不宣

荅王正仲秘書書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

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
侶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默於山林
而時所不齒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
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爲憂如此則何
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爲政而孟子喜之謂其
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
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
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
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
以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成嘉

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
等遠賁賤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往淨惠禪院
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
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爲忝竊然而教
法衰弊緇倖隳怠斯盖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
振起頽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勤重
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卑情無任皇恐
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其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總群言以爲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旣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獎冠禪

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盖某人念聖法之旣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參大職擇善德之彌在爲道力之斯克雖汲引以有由媿陞陟而無狀趨覲非遠叙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輒以虛聲謬當嘉命預府侯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循審愚衷誠爲忝冒此盖某人曲雅道義俯贊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趨推會以卜良辰感載乃懷諸容面叙不宣

起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豈任感媿以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卽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殊恩輟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闡奧擅文章之師宗灑麗藻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農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登

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覩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忤願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媿參迓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綱禪席塵與華

疆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
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
復振卽展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
便不及遠迎舟御甚媿畏也謹先奉啓各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
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
下緇流仰爲城壑某昨者愚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

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
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
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
忘也卑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久違之恩然而
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賢風化致然蓋
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
衰老尚欲以能仁氏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
賴公儀遺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

俗之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相
送徒益黯悵乍遠千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啓
參謝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
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惟知府密諫位
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
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
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燭火借韶護大音
於土鼓貴其微善勸尔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方

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
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
明卽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靜安衛道氣必
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媿違遠風儀茲
爲眷然秘校告往榮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
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訥訥不已以此故

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製贊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媿某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遠遵尊明萬乞爲國重愛謹上啓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窓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

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便行李久關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南徐况彼此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爲國朝自重虔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屆此郡伏惟尊履休美某近自蘇軾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清才懸擢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况在顧盼之預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福某卽日蒙蔭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叅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銜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賞岩局衡宇增輝縉屬稱慶限以夏制尚緩趨風媿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爲待不勝媿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任感媿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卽趨几下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卽日趨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連病不能遠郊馳送徒增黯戀仁

德悽悽奉此咨露伏惟台慈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晤來條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然拙人用鋤不若智人揮鐮况足下才力有餘可能爲我一鋤勿使傍觀揜口胡盧而笑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日伏蒙特墜清雅素賁旅寄不任感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狀上納伏惟垂察

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爲忝耳公晦久別所論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况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但可觀吾雖不

賢其爲僧爲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盖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怠徐當爲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爲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

別副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附實未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爲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

一涯二年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遣書乞爲呼名
黃龍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
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孫早辱教
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麤物
輒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副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品鄙心
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大善知識爲法
欲有所激勸爾且感且媿某平生雖猥儒無大樹立
然亦勇聞清遠高識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

得一與勝會此爲眷眷知復領大衆于龍山其欽尚
好善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爲法自重僧還謹
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阜天下勝
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
人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
他方之念尤佳某衰老脩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美
於能迹耳逾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撰述
其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美
欽美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
居足仍風義盛重但其濡滯不能卽拜雅會殊爲慊
然餘且別副未披覲間千萬善愛

荅圓通禪師讓院

其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
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尔驚衆耳目又聆黑白復請
留此千萬且從輿論其老弊德薄不能爲之綱紀天
下共知潛道何悞以此人爲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
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
爲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
千萬留意

荅萬壽長老

其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仍久要之不忘也萬感
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
志其塔雖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
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誠耳用舍
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爲法自重謹此荅荅不宣

與萬壽長老

其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勤切

或云勤勤某

無狀老更彌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匿龍山蕭然人
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
南未還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
迹不肖見謀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間
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老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存恤仰
荷道眷豈勝感媿尚以夏制未遑前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

回荅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牋命就所栖以預精饌意愛之

勤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差與人交豈敢以今
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爲
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
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殊多某人曲采
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媿以老憊復牽
事緣趨赴未皇但深媿忸久滯來人益憎慊悚价還
奉狀布謝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撰述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閑爲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爲劇言來諭如風過樹祇益嘈嘈耳病在膜內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奈何奈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萃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行專此奉啓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十

校訛

十二紙十一行

共當
作拱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第十

荆溪釋慧慈對金陵傳文貞書溧水端師禹刻
萬曆乙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龍華文集卷第十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繆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論上意某幸此

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其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箋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承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焚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誣者莫若乎

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獻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

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叙

六祖法寶記叙

此郎侍郎作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付受達磨賞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

爲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卽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

撰述
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爲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

大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諭學者未卽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爲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辯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爲學者大病但媿匿

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慈明傳臨際繼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勤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

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閒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奧妙偕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爲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爲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

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語發不可言語
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
以出衆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
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其所守
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
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
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
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
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
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旣沒弟子輩緝其
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
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象郡懃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
次爲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樞承弟
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
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
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爲得之矣故曰原
宗懃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
雲門匡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峯存禪師雪峯

撰述
銘漢文廟第十一
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
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
祖大鑒禪師廣菩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
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
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卽文字以爲詣洎乎種
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
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雖示有言說而不
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
莫曉時皆擯弃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
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

迷失道真懃師長爲之太息故措其宗極庶幾有所
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弃於道傍雖其瑰恠
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訾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
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巉崿崢嶸虛若山聳洞壑前
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
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
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訾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
夫與方伯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爲序然人皆

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爲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侶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靜者侶乎君子不爲不義而動也固者侶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剛者侶乎君子雄銳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峯峀侶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侶乎至人虚心而合道也今無言以吾道爲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爲道德之外獎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爲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言其

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卑論所能悉評其歲月日其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書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塋曰華嚴塔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絕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暎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暎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

音谷

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闢軒曰修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徹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嶺翛然浚溪涉澗水聲泠泠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爲幽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鬱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絕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爲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熏於天下旣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尚之故法雲勝槩遂遠聞播畫師猶

以爲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縉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爲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槩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弃置而未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曜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旣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爲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
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
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
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爲也
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醫以
廣其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
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
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爲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
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

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
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
道無不存一貫乎内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
亂死之不汨出之不渝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
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不顧道而祿祿以
其變弊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
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
也寶月廬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
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群
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嵩曰吾虛是室以待子會子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峯巔然出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邈迤與村疇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跂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爲窮奧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奧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

地貫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
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
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
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
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
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
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
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

入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盖其內
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
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晦合而冲晦又以
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
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
中亦以此會爲難得故惘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
忘其形迹不知孰爲佛乎孰爲儒乎晉之時王謝許
子以樂山水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
釋子爲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
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

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鬱鬱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靄靄如也晚則餘冰殘雪瑩如也飛泉冷冷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克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爲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爲得也獨潛子蒼顏敝履幸其末游而謂之

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遙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瞻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爲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旣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爲之然詩之意所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款曲

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有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睎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爲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善如此之懃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賡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竝編之爲集嘉祐己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爲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盖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于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烏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爲而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下文王

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
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
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
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
器識明於爲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
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上人故人
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
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
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觀其
所親索文爲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
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非其類也
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
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夫君子
耻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
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
剛正乎外也况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尔推乎人
事則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
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

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
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
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
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己問之則曰命也
士病不爲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
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
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
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
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
斷斷乎始于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
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
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
以序而勉之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

亦謂潯州

道過鷺

鷺乃余卿

潛子欲因其

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
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
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
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爲善欲使其
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

書其心誠爲彼執文習理者也

執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論其法

此姚公來書云

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爲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爲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爲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

也所爲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爲之知已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爲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卽其霜露雪霏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菓實花琦菓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允佳

江亢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煙
縹緲朝暎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
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
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
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
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
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
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潛子可

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世之
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
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
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
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
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
章表民以爲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輩
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
耶夫龜龍鱗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
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

與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尔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
振尔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虧唯是方寸爲尔之本
違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熟水泚泚
今可漱可滌熟山亭亭或作寥寥今可休可適胡歎屏居
胡美首迪

送王仲寧祕丞謫叙

去年詔祕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
請侯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
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

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爲戎狄驚動豈宜往之
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
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
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
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
從衆人苟避難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
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
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道出錢唐潛子因謫議者之
意以爲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畧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
個儻

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爲天闕蒼蒼
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發胷中之奇秦海浩蕩
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決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
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秦之陞當妖氛廓兮景運增
熙功名相將兮千載歲筵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卽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檐石
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
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
識與不識皆賢其爲人然此未足爲知感之者也夫

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踰其節
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盖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
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爲學
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
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
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爲賢耶蒙與
感之相知爲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闕復調
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爲別且遠因作詩以散
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

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
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
京國九留兮曷爲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籬籬早歸
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卅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
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潯
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
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
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

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爲賢令去秋以
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
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
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
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
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
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
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爲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
力爲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
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爲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羣不同驗
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覲乎君子之風方別
離兮江涘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
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
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弥年月故南人來吳常
以此爲艱今客錢唐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
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
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

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爲賢令去秋以
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
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
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
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
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
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
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爲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
力爲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
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爲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羣不同驗
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覲乎君子之風方別
離兮江涘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
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
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弥年月故南人來吳常
以此爲艱今客錢唐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
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
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

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入室與語鄉曲事歷
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疊疊而不能休襟抱軒
豁見其爲人大體及暮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曰
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爲也嘗四舉屈
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
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
不以祿薄未甚有力爲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
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喔
咿葳蕤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
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

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能騫然高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爲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

仲父曰異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爲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爲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是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寢疾于京師有至于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櫬歸塋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弔之焉野夫伯仲皆

悲戚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氏於潮陽爲最盛誥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夭伯牛疾孟軻軾軻荀况楊雄落莫於時賈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二十未旣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爲之感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療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

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異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蕉實光輝益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爲姻婭苟與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夫爲佛者修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縉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

數此非精誠焉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
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
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
焉而不辨喔唯突譎相與以佛爲戲幸其顏色假其
事勢以苟利乎一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
宜何爲心哉吾偉乎吉師之所爲故歌以贈其歸詩
曰

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
佳兮春風輕擘雲袖兮趨遙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淑
清宜真賞適兮休顧浮名彼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

既亡吾徒兮何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錢唐聞
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得拂衣去濠入
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爲而來哉及相與語
始知其謀爲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
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
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洎郭叔實裴長言數造其
門迭爲詩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
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益文其道益親契義薦

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眞師以所謀事集命拏
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
余游四方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
盖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
浸潤又以匡廬奠其左嶺峯高拔其氣象窅然深幽
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眞師復歸焉余牽於事
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益紛於胷中因師爲我謝潯
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
心人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礴乎世此宜深探
佛道澄汰其神明眞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一

校訛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一紙十行

瑩當作焚後並同

十紙五行

祿祿當作綠綠

七行

甫當作尚

十四紙十一行

與當作陳

十七紙十行

五當作而

二十一紙

七行

來當作天

二十三紙九行

有當作且趨當作越

二十五紙十

九行

旁當作磅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十一

茗溪釋如圓對金陵傳文貞書進賢洪以信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鉢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礙乎世此宜深
鐔津文集卷十一 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
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過秦望
蜻蜓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
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
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偈合
澗橋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

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環惟如刻削乍
靚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竝新移澗距天
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
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歛出睦湊於
杭西南踰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
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駝
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而擁靈隱岑
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峯在郡之西又
東者曰駝峴嶺俗謂駝宛乃語訛也其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
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

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望之而藹

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
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
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
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
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竝善住而
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雞籠乃語訛也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有
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峯乃西域異僧惠
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
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嶂靈隱其巔有

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
岩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
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顏大有百
峯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闔相去十有
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
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
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弗鬱巧秀氣象清淑
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
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
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

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水也北
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
其三土水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
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
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
口稍偏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
西塢漾渟于洗耳潭渚于渦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漱灑于
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潏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
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
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

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竝南澗而入者

曰南塢

南人謂谷爲塢谷音浴也

竝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

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

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

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

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缺一名

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

或無南字

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

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

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

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般

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墾不牧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汗

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樵薪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

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雪峯之

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坳西趨西溪南通南蕩

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

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

其一伏犀在西來峯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

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

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

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壩其八

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

正字避廟諱

之葛

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朱謝靈運之翻經臺者

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

者其北塢若漢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

石門者若晉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

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

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

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

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

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恠禽詭獸唯巢构

之樹最爲古木松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唯美舜與

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西趨則

偃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亭益東至于幽

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

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

由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

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

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
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
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睥子
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眎靈鷲而俯揖
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
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于雲氣歛作交相掩
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
初棄於薺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
不得與之爲比一日爲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
之來視莫不驚恠以爲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

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
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游故有
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
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
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
已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刑儀人倫不
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
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
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
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

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
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且三字冲寞澄寂神與道合乘浩氣
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
其將來有慕我而爲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

名或作志

某旣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爲未當且以詩評之
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
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
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爲之焉如是則屏山
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

之恠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巖然特立於山之東南
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侶正人端士抱道自處
不以事勢爲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
立必嶄然超出其羣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
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爲附麗要詩人訝以張之
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
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二月師遺書故爲書之
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爲軍爲城中之壞塏也昔

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眎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處仁等募匠氏爲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傳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

諸佛以是而大明羣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已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槩衆皆得或闕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羣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閣成慕

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爲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

勸其間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迺迺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旣竟卽迎而內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益於其閣之南爲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閩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

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
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羣靈萬有而爲博大勝緣者也
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觀像以
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
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
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
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
爲勝事人皆樂從之蒙竒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
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
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
者有所營爲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
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

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年矣其
道旣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
鄉人裒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
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
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臯氏之鐘又鑿密石爲涌
道與周禮湧道異義也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
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

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
善而公晦爲閣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
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
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
其卽見而明妙卽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
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
此也不尔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
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
之教爲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爲又能益推道於人其
於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爲福爲勝利詎可

量乎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
之禪者尤爲賢豪故以其閣復爲之銘曰

惟閣鏗鍾惟閣儼像像正尔見鐘發尔聽惟視惟聽
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尔一瞬勿謂聖遠在尔斯振
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鐘惟像廼爾神獎咨尔學者
宜知尔師慎尔視聽勿謂徒爲

清軒銘 并叙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
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
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旣

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爲正爲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爽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滯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逍遙乎至靜則其爲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

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慝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據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旣潔乃志旣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爲至適勿陋於軒茲爲嘉賞勿謂外物茲爲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

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謂高識者乃寓意耳

南軒銘

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倭爍

俊或從凌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侶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

軒相須

舊研銘

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爲贈及遊四方硯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爲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爲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實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好

山嶂樓閣金翠交昧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下眴
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尔而爲道者安得不
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
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己酉季冬二
十五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
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
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
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

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
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
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
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
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
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
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
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
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
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

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秘字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臚臚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

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士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 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龐兮權譎興行文中文中作兮頽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

曲記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媪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舍灑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爲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卽賦而荅之其詩畧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大台教法徐鼓笈趨寶雲

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卽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奧旨而法師皆得智解蔚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

凡其詩偈並見於文

集此皆畧不書

通師旣逝而法師卽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

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療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惑踐之以

行道其屍卽隱七七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後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已著本畧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年法華維摩經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十日產而廼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

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晉賢益爲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氏以栴檀爲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悞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卽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脗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其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爲異乃卽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卽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行

法之說其邑先有淫祠者皆爲考古法正之濫饗者
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
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爲之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
風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爲法師卽向其廟說佛戒殺
之緣而其浪卽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
者遂絕卽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
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
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
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孟蘭盆講席方揖
坐而忽不見法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

犇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
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
之命參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
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
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
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
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簷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
有所警益勵衆必荅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
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法師
方百曰修饑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

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
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
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
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
之胎十二年校其出台而入杭廼其夢之效也至杭
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
澤杭之風俗習以酒餽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論之其
俗皆化率變葷爲齋因著文曰誠酒肉慈悲法門以
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迂法師
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

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
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
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爲之患余今德薄安可
久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 之歲也刺
史薛公顏卽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
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
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
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
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卽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
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枿僅存至

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内竹石面竹者與檜爲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卽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題壁爲長誼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爲程宮保馬公旣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

遂爲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要見于府舍旣見王公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卽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永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卽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爲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卽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迂於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

撰述
欲爲僧伽像疑而未果法師乃爲其推觀音應化徧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旣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爲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

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重修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而兩命於山中爲國修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卽書詩一闕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

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
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
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
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
而爲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旣久嘗欲罷去史
君李公諮卽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
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
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
歿矣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
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

席宜從吾之志卽命其高第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
道我持此爐拂勿爲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

謝三緣詩

謂謝絕徒屬
賓友筆視也

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

十有八日子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
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
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
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
余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之晚使請彌陀像
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禱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
卽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

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
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
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觀曰退榻而銘之學者
務奉其師之前志必臥其靈體于退榻更七日其形
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
山中見大星隕乎驚峯赫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
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
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
之四日奉退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峯下與隋高
僧真觀之塔隣也蒙識韶公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

游益親韶公耆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
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爲法
以微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
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
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顧重遠其先師
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
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
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
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亦資
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

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東園記之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校訛

二紙十三行

根當

十三紙十七行

又當

致十七紙十

一行

詞當

十八紙八行

谷當

二十一紙十五行

史

使作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十二

松陵釋宗遠對金陵傳文貞書真州劉文元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碑記銘表辭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勤公塔銘

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勤公骨身歸塔
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
安遠廼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諦盛懃本姓謝氏不
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
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
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白容

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
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徧學衡
湘鄢郢老禪碩師而獨大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
以雲門語句請決於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三月遠未
嘗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
見卽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空不
覺屋廬爲闕復其立處卽徧體雨汗其悟道靈驗如
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平安般定法始授其
法廼席地然頂於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
光燄而元畧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

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廼
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
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
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
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竟備而秀有禪
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
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
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綯如不可勝
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
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

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羣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廼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拚之爲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卽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勲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爲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卽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靄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卽

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
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旣歸乃一更其院務與
衆處諭其屬卽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
處于園林篤爲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
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
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
禪師大趨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
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
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爲長老命
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

六而僧臘六十二禪師治茲院自壯旣耄凡四十六
載於人甚莊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
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潔
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輒以
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於
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
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
事於所部旣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卽謝
絕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法耳
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

觀以媿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予卽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之己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卽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

覃出家旣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頽然有道器卽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乃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寺問師第坐其爨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卽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巍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

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悋心見於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藝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

年寺益修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臥先終一日與蒙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鷄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蒙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旣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爲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

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承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卽使往學三觀法於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卽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爲法兄靖師爲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時故爲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

與衆會茶授器已卽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敎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之已甚善也況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

矣復兄弟於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并叙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而爲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質內融情僞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姑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修身事親

而鄉人傲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髮之失蓋其修誠厚本而致是尔公既謝去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忝公之交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羣心所思清白傳家兮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獨好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寢稀純誠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立獨行兮不尔疇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旄飜飛顧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

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故於文章辯論

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平叔予今顧師不足比也臣自慨相知之晚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信便必尔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切念君素懷殊

未張賢良不遂

遂武召字

死從事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

弟兄皆早世芝蘭零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倍語聲琅琅坐人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齷齪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

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寇之說與吾佛

經歷目則往往通之商較古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
嘗駭坐人率皆伏其高論爲文學易繫辭奇峭頗工
耻於奔競造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
家貧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有
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剽輕其人
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後學小生不敢恣
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
孟秋死矣嗚呼吾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
未始發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
來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慕永

遠

一作惠遠

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老於林下逮
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
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氣兮
誕爲人英君得之兮旣聰且明道德脩兮器識恢宏
竟不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
學問富有仁義家傳兮子孫寶守孰謂旣往兮不光
其後湓江浮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
若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
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
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能與在明而能無是故
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
舍利者亘百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
神之爲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爲之者天下紛
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
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其人之死也不
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
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

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
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
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觀遠也者至
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則麤妙可審也以道
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
思議之事益知佛爲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
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
光而明竝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
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
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

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盖得乎梁之岳陽王蕭登之所傳者也旣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眞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異敎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醺酒而與之交盖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盖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盖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盖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盖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

孰有道尊一代爲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爲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

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爲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爲會稽監門又曰僊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僊尉爲吏隱善與時浮沉往往引其事爲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觥觴讒佞輩而

無所避忌詞氣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爲學孰不抱氣自視爲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立於朝廷也眎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已雖眎如不眎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

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僊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菴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

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脈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

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六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白閔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

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誠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聳海

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叅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爲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爲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卽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爲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

趙噉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畧奇偉與樂瑀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興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况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卽拜范雎爲相號爲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雎旣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爲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雎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

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大尉傳贊

段大尉秀實先爲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大尉小弱動不迂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懾萬夫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爲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爲幸失之不爲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

世克諧以孝烝絜又丕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
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
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
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
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
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
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
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
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爲也
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
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
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
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
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
亦難夏噴猥鳥凝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爲濤更
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
游衡山會隱者高闡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

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畧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爲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卽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欽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劒一旦感悟卽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爲人沉毅寡語悠然有遠器其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水訥少文及游淇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卽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鞠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

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卽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爲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爲其本而迹爲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

如是又謂毘多爲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跡爲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爲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昧而我不

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卽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

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羣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污隆焉曷嘗爲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爲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

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願其開示然爲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

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爲評亦云不可憑亦云不在詳評然各有旨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校訛

五紙十七行

大師當作大帥讀作率

七紙七行

時藏誤作持

十九

行

假令與北山篇同藏訛作假全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十三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經縣徐世繼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爲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眊其所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

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爲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廼曰道與德爲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爲虛耶道德旣爲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廼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

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卽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

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爲行善在已是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爲味少耳味或作衰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卽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

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論之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

恕遂爲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鳥得以忠恕而輒爲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有其次緒是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第是一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開通一理爲其教元爲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三本畧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爲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

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
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
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
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爲昧道執滯其
見致廼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
其道德者正然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
德爲次以爲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
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而不及又曰色
取人而行違居之無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
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
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猶有過
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
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
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
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
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
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
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
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

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是豈非仁義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爲其流與儒不

同欲抑而然也夫枘老氏爲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
在周爲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
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
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爲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處

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爲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爲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爲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爲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爲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于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

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此其大畧也苟考其無思無爲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邪必以老子爲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爲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

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字事少而

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卽爲之世家老子卽爲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

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
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
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于楊
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
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
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爲上善人出
處間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
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
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
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

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爲
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
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
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知唯天地神明
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爲之振此特非
常之事而史臣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武帝幽勝
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爲未可以奴賤之
也韓子旣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
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
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其爲絳州馬府君行狀曰

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
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
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
不唯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
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
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
以是而爲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爲是者則導人
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爲心非小事
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
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

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
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
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
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爲
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
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
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
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爲民者四
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爲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僞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爲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爲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僞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

或云六藝而儒

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僞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僞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僞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

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爲治用教也簡今之爲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

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爲廼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

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
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
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
天下富美攘竊杜絕若尔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
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
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訥訥徒
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
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
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

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酷
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
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
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
然情之爲累淫累爲謹諸教教人慎淫室欲無欲而
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
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遂絕五穀之
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
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
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

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
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徇斯弊斯恩愛斯煩惱斯以
至死不覺其爲大假大夢不知其爲大患而大寧至
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
易覺而易修眎身無我奚著眎心無意奚貪眎有爲
之事不足固何必徇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
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
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侶是唯大聖人皆知而
究之使聖人只徇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

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
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爲
然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
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
而韓子反以此爲患者假其介冑其障者而毅然排
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之見
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
其國人皆以夢而爲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僞覺
之人反皆詬曰尔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
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

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勝者始爾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卽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爲將相臨國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猶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爲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羣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

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矣必其旣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爲信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爲教唯佛者大盛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爲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

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哂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年世相去賒邈旣若此矣而

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其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尔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募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修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與耶韓氏其說

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遠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

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晉益廣也比以禮義修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修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爲夢爲幻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爲重其旨之勤爲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尔

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盍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爲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槩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爲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

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校記

五紙十九行

外通禮記作外戶

六紙六行

忽當作思

十六行

易當

異作九紙四行

德當作得

十三紙五行

謹當作墓塗毒也

十六紙

六行

募當作募後募福同

百釋

蝻餘

下音

挺

達界切

指

可皆切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鍾津文集卷十四

蘭鐸下末五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7
四十二

四十二

金沢文庫

庫